

◆ 安庆人物谱

方苞与朱书的忘年交

司 舜

1696年冬天，方苞自南京回桐城方皋庄扫墓后，先陆路、后水路，辗转绕道宿松杜溪，看望朱书，朱书既高兴又发愁，高兴的是“粉丝”远道而来，可以促膝谈天、通宵叙旧，发愁的是家里没有足够的菜肴，太寒碜。“菜不摆三、筷不成五”是古老的规矩。朱书灵机一动，亲自去厨房将一只空碗合上碗盖，轻轻放在餐桌上，勉强凑成四个菜碗。俩人边吃边聊，三碗菜见底之后，谁都没有去触碰那只被盖上的菜碗。

两位才高八斗的人都知道：人生永远有一只空碗，装着秘密，千万不去挑明。这顿不周之餐是真是假未见记载，但他们之间惺惺相惜的周全之情却是有史可查的。

方苞时年28岁。他钦慕朱书的学识，想着当面请教比他年长14岁的朱书。10年前，18岁的方苞随父亲方仲舒自南京回籍应试，朱书也同时参加，二人均落选。考试结束后，父亲带方苞在省府安庆第一次见到了朱书。在方苞的印象中，朱书不同于俗人，分手时，方苞与朱书定交，相约再见。在方苞一生中，朱书是他的第一个朋友，两人结为忘年之交。

方苞来宿松拜访朱书时，朱书的新房子正在垒建之中，朱书对方苞说：“我好在有数椽之庇，百亩良田，可以在此养老了。”方苞说：“你的文章比以前深有进步，所蓄愈厚，光逾不可遏止。”方苞的意思，朱书应该继续考举人，不要在乡野的时光中埋没。

朱书听从方苞的意见，第二年春天就走出杜溪，到南京一边教书，一边准备乡试。

1701年，朱书在南京与方苞来往频繁。这时，朱书所著书已有数十万言。他拿给方苞看，方苞始见甚喜，继而大骇，久而产生敬畏的感觉。朱书说：“子母然。物之至者不两能，吾时文之学亦不逮子。”朱书的意思是我的古文比你，但时文不及你。方苞说：“是

所谓家有琬琰，而羞人之瓦缶以为富者也。且子独不屑为此，子为之亦当胜余。”方苞的意思是你古文好，如果你去下功夫，也应该胜过我。

方苞的父亲方仲舒很喜欢与朱书谈天，遇到心烦，尤其是天气作变，就对方苞说：“为我喊朱书来。”这时，朱书弃时文而不应科举已经多年，有人劝他人京师，参加举人考试。朱书征求方苞意见。方苞说：“子当出而我处。”方苞的意思是应该出来赴试，而我该隐住。朱书决定北行，参加次年的举子（顺天乡试）考试。

1702年，朱书中举后，方苞很高兴，评价朱书说：“君以文嗜鸣叱咤雄一世，于吾行辈中，犹巨鹿之战，壁上诸侯无不惴恐者，殆将一战而霸矣！”方苞的意思是朱书如打了巨鹿之战，震惊了作壁上观的诸侯，从此成为文坛霸主了。

次年正月，36岁的方苞抵达京师，赴礼部会试。朱书正打算重印时文一百多篇，请方苞撰写评语。方苞说：朱书虽有超人资材，如不下功夫，是难取得如此成功的。

其后朱书与方苞等人闹考试。这次会试，年过半百的朱书连登高枝，而方苞再次落第。

朱书后授翰林院庶吉士。1701年，方苞在南京头次见到新刻印的《杜溪文稿》，由高兴而惊奇，由惊奇而钦佩，评价说：“则所蓄愈厚，而其光耀然。”

朱书是清代宿松高中进士第一人，也是后来“皖江文化”首倡者，还是“桐城派”古文运动先驱，被称为“一代儒宗”。他壮年时期并不醉心于科考，在选贡入太学后便考授教习，游历大江南北。

1707年，朱书病逝于京师，享年54岁。四年后，方苞为朱书写了墓表，伴随朱书归葬故里，墓址就在大湖对岸的梨花坞，一处风水极佳的宝地。



老街 李海波 摄

◆ 边走边思

安静的力量

檀彦妍

三年前，我第一次走进幼儿园，内心的忐忑远多于喜悦。我是一个性格极度内向的人，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这份需要与人常打交道的工作。小班开学第一天，孩子们哭成一片，我手足无措地站在角落，脸颊发烫，声音微弱得几乎被哭声淹没。转折点发生在一个上午，班里最不爱说话的小朋友躲在角落小声啜泣，我用尽方法都无济于事，后来我没有强迫她说话，只是安静地坐在她旁边，轻轻拍着她，过了一会，哭泣停止了，她悄悄握住我的手指。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我突然明白：安静也是一种力量。

进入中班，孩子们的自主意识更强，教室里的“分贝”更高。最初，我试图用提高音量的老办法来维持秩序，却发现我的声音很快就被他们欢腾的声浪吞没，我精疲力竭，也很尴尬。一次区域活动，孩子们格外兴奋，教室里变成一个喧闹的集市，我几次试图让大家安静下来，但收效甚微。那一刻，一种无力感包裹了我。情急之下，我放弃了与噪音对抗，而是走到教室中间，蹲下身，用近乎耳语般的声音说着话。旁边的几个孩子为了听清我在说什么，不由自主地停止了吵闹，好奇地凑过来。看到别人突然安静下来，更远的孩子也产生了好奇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。“安静”仿佛会传染，从我这个中心，一圈圈地扩散开去，喧闹的教室竟然在几十秒内渐渐归于安静，所有小脑袋都疑惑又期待地望向我，等着听清我那句“秘密”的话。“安静”再次发生威力。

几年的工作经历，让我明白，幼儿教育方式也要多元化，教学的成效不仅仅是外在的热闹张扬，而是内在的坚守与共情。每个孩子都需要被看见、被听见，而内向的我恰恰创造了让每个声音都能被仔细聆听的空间。“只要心和孩子们在一起，老师和幼儿就听得见彼此的声音”。“听见”或“被听见”，都需要安静，而安静，确实有着神奇的力量。

◆ 儿女情长

父亲是军人

马 莉

父亲十六岁就参加革命，腰里揣着两颗手榴弹，穿越封锁线去传递情报，少年的身高和相貌是极好的自我掩护。我问父亲，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？他一脸凛然地说，必须立即吞下情报，准备牺牲。父亲的故事让儿时的我一读到课本里的英烈就会肃然起敬。在读《红岩》时我景仰江姐的坚贞不屈，也敬佩双枪老太婆，问他，双枪是双手持枪连续撂倒敌人吗？父亲用手比划着解释：开枪时有后坐力，双枪发射可不容易，小说或电影里的描写是出于文学创作的需要。

父亲是北方汉子，身材魁梧，皮肤白皙，参加过淮海战役在胶州半岛的外围战斗，身上有大大小小四五处圆形枪伤。我总是央着他反复讲这一段战斗的悬念，父亲的表情变得不同寻常的严峻，语气低沉，时而蹙眉不语。有趣的是，他讲到战火硝烟里部队吃饭的纪律，这边刚通知开饭，那边又通知转移，最多能咬半个馒头，大家对行军锅里的饭菜一脸的无奈和惋惜，但也只能立即奔赴前线。很久以后我接触到心理学知识，才懂得战争会给军人留下创伤，父亲的真实让我能更深刻地体悟到他的心境。

父亲的三个孩子中只有儿时的我乐意被他手把手教着，在田字格上写字，我得到的奖赏是，父亲写新年对联时我被特许现场做帮手。贴春联的重要性仅次于吃年夜饭，当新年的鞭炮声响起，满大街红灿灿的春联烘托着新年，唯有我家的春联从形式到内容皆出自父亲的原创，见证着一个家庭的文化软实

力。在父亲的熏陶下，我在小升初阶段，就经常在黑板前持粉笔，接替老师布置作业，而不愿意练字的两个哥哥一直让父亲恨铁不成钢，我也因此得到小小的虚荣。

父亲读过私塾、上过抗大，又来自圣人的故乡，喜欢跟我谈仁义礼智信，可惜当时的我钝感无知，后来终于明白，父亲是在用一辈子的行止为我做了诠释。1970年代末，父亲在怀宁县修大堤，一个女管教干部的孩子半夜发高烧，她爱人又在百里之外，父亲背起她的孩子急行军一般步行十几里地看医生，回来后，父亲因为行动超出管制范围挨了处分。我理解父亲的行为，见到危难，他的军人特质就会显现。有一年父亲在山区镇收税，下山途中遇见一条大蛇盘在路中间，父亲当即一言不发地把我扛到山上一块大石头上，自己又折回去处理那条蛇。成年后我谈及此事，问父亲当时害怕不害怕？为什么不是直接带我撤离险地？他的回答是：怕也得回去，这是下山的必经之路，不把蛇挑走，它会伤到别人。

父亲也有“不近人情”的时候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县里允许他所在的学校招收一届英语专科班学生，毕业后分配到乡镇担任英语教师。但三年后，新任领导考虑到财政压力，不想兑现，父亲顶着压力，拿着当年的招生政策，多次到县里据理力争，最后事情说通了，人也得罪一大片。我问父亲为了别人家的孩子得罪那么多人值吗？父亲说，做人要诚信，政府做事更要诚信，我是校长，要对他们负责。这批学生毕业后去了乡镇执教，缓解了当时英语教师紧缺的状况，不少人后来成了骨干教师，有的还走上了校级领导岗位。

父亲是在雨水节气离开的。来自风筝之乡的他，像一只风筝飞上云端。“清风如可托，终共白云飞”。现在是秋天，我喜欢去旷野放风筝，风筝在天上飞，我抬头看风筝，风筝在低头看我。

